

■金愛爛捧著其首部部長篇小說。 陳敏娜攝

■金愛爛拿下李箱文學獎大賞，大會把當屆得獎作品結集出書。 網上圖片

金愛爛的文學使命

捕捉時代轉變

作家，一份既寂寞又不穩定的工作，韓國女作家金愛爛卻早於17歲時就憑短篇小說《不敲門的家》闖進這個文學世界，展開其筆耕生涯，並被譽為「韓國文壇最大的收穫」。雖然每次完成一個作品，她總擔心會沒有下一次，可是抱著捕捉時代轉變的使命，她寫下了一本又一本的佳作，並於上月應韓國十月文化節邀請訪港，分享其志忑人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小 丸子般的冬菇頭，靦腆羞澀的笑容，加上一身溫文爾雅的氣息，想像不到眼前如大學生般的金愛爛原來已獲獎無數，更是韓國三大最有影響力的文學獎「李箱文學獎」最年輕的得主。不過，這名自認在村落長大的作家，卻從沒夢想過做職業作家，她謙稱：「我只是運氣好，每次寫完一篇短篇作品都擔心會否有下次，慶幸都有下次才能寫到現在。」

金愛爛的作品多探討社會不同層面，著墨時代的轉變，並較貼近年輕人的內心世界，因為這是最了解、最貼近的故事。她從皮膚上都可以感受到韓國社會變化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為了快些捕捉這些轉變及寫出來，只需要兩個多月寫書時間的短篇小說成為最適合的載體，因此，2002年她選擇以短篇小說《不敲門的家》出道。她解釋：「當時韓國發表小說的文藝雜誌，主要以短篇為主，寫短篇可以快些踏出成為作家的第一步，待鍛煉好肌肉和體力，約出了3本書後才開始試寫長篇小說。」

換新載體延續生命

金愛爛的首部長篇作品《我的志忑人生》於2011年出版，隨即被李在容導演相中，翻拍成同名電影，並由宋慧喬和姜棟元主演，助她打入華文市場。她從沒想過該小說會這麼成功，引起這麼大的迴響，「《我的志忑人生》是一本在雜誌連載的小說，本身抱着小說沒有完結的一天，會一直寫下去。後來因為有機會翻拍成電影，感覺書的新身體出現了，會遇到新的人。書的身體雖然改變了（即變成了電影），但會視為延長了其壽命，所以很開心有這機會。」如果要分析《我的志忑人生》受歡迎的原因，她認為比起是短篇或是長篇，題材才是主因，「這是一個集合年輕、變老、出生、成長、愛情等全世界的人都能產生共鳴而又不平凡的一個故事，所以才受到廣泛喜愛。」

問到該書在她的寫作生涯扮演怎樣的角色？她答道：「在韓國，或是全世界都一樣，做一個全職作家是非常困難。當然那一刻我很受歡迎，自然萌生做全職作家的念頭，第一次覺得做全職作家都能生存到，就算只得幾年時間都會因期待而產生了堅持下去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又會想到因這是本大受歡迎的作品，我要快些跟這作品說再見，才可以寫出下一本佳作。」

■《我的志忑人生》被翻拍成電影，由宋慧喬和姜棟元主演。



寫出韓文之美進軍國際

金愛爛17歲出道即勇闖大山文學獎，之後先後拿下韓國日報文學獎、李孝石文學獎、金裕貞文學獎等，當中最具分量的必是李箱文學獎，而最新即是本周二才宣布拿下的具常文學獎，可見其作家生涯一帆風順。面對這些盛名，80後的她不覺得是負擔，反而視為激勵，「寫作是獨自一個人的作業，寂寞之餘，亦有很多的不安，特別是新人時期，這些獎項如同一聲聲振奮人心的打氣聲，叫我『做好些吧』、『跌倒也不用怕』。對於年輕人來說，失敗的機會都很重要的，因跌倒也是好經驗，這些鼓勵讓我走過失敗跌倒後再站起來的過程。」

除了豐富的得獎經歷外，她更被視為繼孔枝泳後，下一位走向國際文壇的新銳韓國女作家。她聽後笑一笑，感謝大家的厚愛。對於韓國文學如何走進國際，她首先想起的是翻譯，「普遍大家想起國際就會想到英文，所以將作品翻譯成英文，是擴闊與世界接觸的這一點是沒錯的。但我寫作時，比起研究怎樣寫才能較易翻譯成英文、比起為了讓譯者易於翻譯而選擇用語時，我更著重是寫一些表現出韓文之美的文章，讓譯者就算覺得難於翻譯都產生想翻譯的衝動，因為引起譯者衝動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好文章才是打入國際的鑰匙。」

不奢望奪諾貝爾文學獎

在國際市場中，諾貝爾文學獎絕對是其中一個極具分量的指標，而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J. M. G.



■金愛爛的一系列作品。 陳敏娜攝

Le Clézio)就曾說過看好金愛爛可得諾貝爾文學獎。她沒有因此而感到自滿，謙稱能夠得到對方關注，全因她的書比他人的早被翻譯成法文版，「勒克萊齊奧來韓國時，翻譯成法文的小說並不多，所以那時看到我的小說法文翻譯本而覺得更欣喜。」問到諾貝爾獎是否其目標？她搖頭否認：「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希望新作比前作好便心滿意足。」

談到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搖滾詩人」卜戴倫(Bob Dylan)，她表示在韓國一樣有兩種反應，「一種是感新鮮，文學的種類更廣闊，很欣喜見到這結果；另一種持相反的意見，覺得破格做法是為了造成話題。」她看報道時看得津津有味之餘，也有憂慮的地方，忍不住反問自己世界上有趣的故事其實有很多，為什麼不是漫畫、電影，而是選擇了小說這個載體呢？她相信是有小說存在的必要理由。

重新投胎想做翻譯

由先斬後奏，認為父母一定會反對，沒問過他們就踏上作家這條路，到現在走出一條康莊大道，金愛爛對寫作的態度一直沒變，僅視為眾多職業之中的一種，不會因寫作的痛苦而感到神奇，因每種工作都會有一些基本的疲勞和壓力，「但有時都會有一刹那的快樂，可能就是這樣『中毒』，才對寫作不離不棄。」在她眼中，不論是寫詩或是寫小說，作家就是當某些社會問題出現時，最快去捕捉到那些問題，同時在現場留守到最後才離開，她自認自己的作品還不算多，還未做到這地步，但盼自己可朝這方向行進。她還寄語想從事寫作的朋友，比起訓練寫作技巧，累積經驗更為重要，鼓勵大家趁年輕時要隨心、盡情去玩。

最後，如沒有成為作家，會從事什麼職業？她直言：「再次投胎的話想過做即時翻譯員。我看過一本書，裡面講一位日本人是名俄文翻譯員，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人，如名人的新抱、有特權的太空人、失敗的政治家等，雖然是不容易、很辛苦的職業，但很好奇，很想試。」

生命是什麼？

金愛爛在理工大學舉行的分享會因颱風關係延遲了一天舉行，但仍全院滿座。她先讀出《我的志忑人生》一個章節，再分享自己由出生到成為作家的故事。在近兩小時的分享中，她回答了不少學生的提問，當被問到「生命是什麼？」時，她直言：「這問題最難答，如果說我能答得好，一定是騙你，我也不清楚，但會盡力。」她指年紀漸長對長者會愈尊重，形容人一生會見到長者兩次，一次是見到長者那時，一次是自己到了長者那年紀的時候，而第二次見面會更開心。她謂父母教訓子女時不時說你成為父母就會明白，作為子女聽到這些人生教訓會覺得是老生常談、很悶，但當長大時再想，才會懂得那些老生常談的真理。她直言：「我答得不是很好，或者等我60歲時，再邀請我來港，到時我會有很好的答案。」



■金愛爛回答學生的提問。 陳敏娜攝

二胡王子朱芸編的「創新」說

將爵士樂、搖滾與二胡融合，為傳統樂曲加入強烈個人風格，「創新」是「二胡王子」朱芸編的關鍵字。他既是首位在素有最高音樂學府之稱的英國皇家音樂學院Duke Hall表演二胡的香港演奏家，又於去年獲邀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伉儷及英國皇室威廉王子伉儷表演二胡，同時還常為演唱會及電影配樂。而本周日，他將在新城市廣場以「Re:Mozart」為主題的年度音樂盛事「Music In Town」上，與香港城市室樂團合作的同時，以二胡表達莫扎特的藝術歷程。

朱芸編稱自己在一個月前已經開始為活動作準備，「寫譜、安排歌曲，不斷思考二胡與流行樂隊及西樂團合作的各種可能性，怎樣做才能既平衡各種樂器又凸顯各自的風格。另外，還要考慮舞台排位、燈光等細節問題。」

中西合璧 音樂無國界

朱芸編7歲在父親熏陶下已開始學習二胡、高胡、板胡、樂理等，但原來一開始只是小孩子的好奇心作祟，而並非音樂家庭的壓力，他說：「父親是二胡演奏家，家裡一直收藏着二三十把二胡，他一開始並不肯讓我接觸二胡，怕我不小心弄壞。所以我就趁他上班的時候偷偷去看去摸，母親也沒有阻止我。時間長了，我開始拿着二胡去模仿演奏，也是那時對它產生了興趣。後來父親便讓我拉給他聽，還讓我拉得似模似樣，便開始教我。其實父母對我的期望是『開開心心快高長大』，而父親作為我的啟蒙老師，在整個教學的過程中也從沒逼我練琴，反而是我因為感到好奇而自動走去練。」那當好奇心平息，是否開始經歷反叛期？他回答道：「我的反叛期表現在音樂上，是一種低潮的冷靜期，對所有的事失去興趣。那時，我會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可能是特別想演奏的歌，也可能是很難得的舞台演出機會，以此獲得繼續練習的動力，為做到最好而努力。」



■朱芸編和威廉王子(左)合影留念。 受訪者提供

「小時候，我除了演奏傳統二胡樂曲外，也會嘗試拉小提琴的曲目如《卡門》、《流浪者之歌》等，總之是自己喜歡的曲子，便想拿二胡去試一試，不會因為樂器本身而受到限制。以二胡演奏西樂，是和中樂截然不同的風格，對技巧的要求也更高，我常常需要花更多的心機去研究和練習才能拿捏準確，對我來說，這也是對二胡的技術性突破。」在英國讀書期間，便是他中西合璧的「高峰期」，他除了玩古典西樂之外，也經常和流行西樂的樂隊合作，對他來說，音樂是無國界的。

堅守根基 創新中推廣

朱芸編在英國的本科讀音樂學，碩士則轉讀電影配樂，為何有這樣的選擇？他笑稱這既是兒時的夢想，也是不經意之間的決定：「我讀中學時很多荷里活大片上映，裡面的音樂好聽且突出，一下便吸引了我。而在英國本科期間我常參加大型表演，學校了解後承諾會全力支持我，於是我提出不如做個backing track，使演出效果更為澎湃。但校方卻以資金不足為由拒絕兌現承諾，生氣之餘，我便決定自己動手來做這個背景音樂，沒想到最後做成了，也是這件事引導我進入了音樂製作這行。」於是，當大學畢業在即，開始考慮未來的發展方



向的他想到自己既會西樂作曲，又懂得音樂製作及具備中樂基礎，便決定去讀電影配樂碩士課程。

畢業後的他常在世界各地參與演出，回到香港的時間並不算多，但他仍然十分肯定地表示，香港愈來愈多人開始玩中樂，校際音樂節中中樂的參賽人數逐年增加，「受眾的接受能力愈來愈高，不像之前大家普遍認為中樂老土，當然現在這種觀念依然會存在，所以我的責任也包括告訴大家中樂還可以這樣創新地玩。作為傳統樂器，二胡在保持中樂傳統深厚文化的根基之外，也需要跟着時代而不斷地創新，這樣才有百花齊放的盛況，給觀眾更多去接觸和選擇的機會。大家可能會抗拒、不喜歡，或沒找到喜歡的原因，但一切總要從接觸開始。當他們接受了，自然會主動去收集資料加深了解，並不需要hard sell。」

問及對想要學二胡的年輕人的建議，他說：「天分是需要的，勤力練琴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有智慧地去學習和思考，應該一邊練一邊考慮如何解決遇到的問題，而不是不斷機械重複同一個樂段。同時，好的老師和正確的方向也很重要。最後一個是機會，初學者應該努力多爭取演出的機會，建議可以通過社交網絡使更多人看到你的演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朱芸編有「二胡王子」之稱。

張岳悅 攝